

樞形塵水向東殿無危墊自此常有水流冬夏不絕劈竹引於廚中其味甘香至今不竭

襄州龍興觀神王驗

襄州龍興觀自亂離已來半已摧圮觀門神王之像土塑踐剝僅存其骨而已有步健者取神王脚骨之木以為薪焉其婦因置薪火中但焦黑而已竟不成焰遂撤而棄之婦乃坐竈前自引其足於竈下燒之頃刻焦然久而方覺痛楚其夫驚往視之足已爛矣問其故妻具述前狀不知從何得此薪亦不知何故自欲焚其足步健者思之其薪乃神王脚骨也遂送還觀中因言其報應神異遠近大駭亦焚香致謝自首其過婦足雖爛身亦自愈

襄州北帝堂驗

楚王趙匡凝鎮襄州也州郭舊有北帝堂歲久蕪毀在營壘中一旦楚王寢室之上有物如曳戟皮革之聲无皆震動潛起視之見黑氣一道自北帝舊墓之所至板屋上楚王異之密加虔祝將欲興創堂宇以答祥應詰朝

視事之際先嘗選將校五十人俾往營田日給以水漿農器指揮教命一無應者楚王疑有異圖拘而訊之得其構孽之狀成勦戮焉乃謂人曰北帝靈驗信有徵矣中夜有雲氣之異詰朝乃燕愿彰明若非玄功告示幾有不測之禍遂飾堂廡崇嚴像貌俾焚謁之士主其香燈闕境瞻禮累獲符應矣

道教靈驗記卷之九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經法符籙靈驗

李昌遐念昇玄護命經驗

李昌遐者後漢兗州刺史之裔也生而奉道常誦太上靈寶昇玄消災護命經而秉性柔弱每為眾流之所侮虐忽因晝寢夢坐烟霞之境四顧而望皆能龍虎豹圍繞周匝莫知所措不覺傷歎何聲戒之甚耶謂積善之無驗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即救苦真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密衛於汝且汝常念者經云流通讀誦即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精猛獸各百億萬眾俱侍衛是經昌遐既覺豁然大悟因知自前使虐我者未有無禍患殃咎蓋誦經之所驗也

崔晝度人經驗

崔晝者漢汝陽侯仲牟之後嘗謁白雲先生學修真之術先生曰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崔子避席而對曰以財服人財有數而人無

朕矣以爵賞人爵既崇而人或驕矣如何示
 我以道將以普濟生靈先生曰吾道之內有
 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道乃作禮承受至誠
 誦之厥後有使者馳一緘道崔公曰子之先
 君今善將此謝汝言託使者寂然不見於是
 啓誠懇懇果備認得考君親札云感汝念誦
 度人經功德之力累世之祖盡得生天自後
 崔公一家至今念誦

孫元會天蓮呪驗

孫元會者吳後主結之子自幼稚之歲遇道
 士教誦天蓮呪爾後等閑未忘持念洎後主
 降晉枝葉悉皆淪落獨餘元會一人臨難之
 時不覺踴身飛到絕嶺之上彼外人無能追
 逐因於嶺上見一醜鬼俯欲飲之忽然照見
 空中天蓬大將軍與部衆等護衛已身於茲
 脫難元會轉加篤信歲久居山以至得道矣

孫備保命經驗

孫備者元會之猶子于時國破之後六親不
 能相保流落江表聞叔父元會得道望風前
 去拂霧朝禮元會以其忙迫授以保命經驗

後冥心誦之身輕骨健履險如飛亦以得道

姚元崇女九天生神章經驗

開元宰相姚元崇昔出官為馮翊太守有一
 女名長壽年七歲不如掌不飲酒父母常令
 於玄元像前焚香點燈忽晝寢夢見老君有
 二侍童二神將夾侍左侍童語長壽曰爾之
 焚修精志可隨口授汝九天生神經一章章
 云至太虛感靈會我生神章一唱洞九玄
 二誦天地通混合自相和九徧成仙公大聖
 贊元吉散華禮太空諸天並懽悅一切稽首
 恭長壽夢覺歷歷記得乃告父母父母異之
 但言更在虔志香燈我女必然夙有仙骨故
 太上垂教汝旬日之間又復夢見玄元侍衛
 如前左畔仙童又謂長壽曰汝之父不久住
 此會而聖人却為元輔當為太上充宮殿使
 長壽復以所夢聞於父母元崇喜而復驚喜
 者顯是嘉夢驚者深恐世數將終太上召為
 宮殿使旬月之間值皇帝講武於驪山准式
 車駕行幸三百里內刺史並合朝觀元崇謂
 所親曰吾必為權臣所構若何為計奉軍李

景初曰亦有兒母者其父即教坊長儻致厚
 賂使其買法進狀可達公然之輒效熱公說
 果使長故入奏曰陛下久思河東總管重難
 其人臣所見得何以見賞上曰誰耶如舊有
 萬金之賜乃曰馮翊太守姚元崇文武全材
 即其人也上曰此張說意也卿同上當誅賊
 頃首服萬死即詔中官追赴行在上方獵于
 渭濱公至拜首上曰卿頗知獵乎元崇曰臣
 少孤居廣成澤自不知書唯以射獵為事年
 四十方過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將相
 無為自棄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
 於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遶速稱旨
 上大悅上曰朕不能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
 相行中行公行猶後上縱譽久之顧曰卿行
 何後公曰臣官疎賤不合奉宰相行上曰可
 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公不謝上顧謂馮至項
 上命宰臣坐公跪奏曰臣適奉行作爾之詔
 不謝者欲以十事上殿有不行臣不敢奉詔
 上曰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
 曰自垂拱已來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

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心深有望於公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幸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奉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臨朝已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閭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自武氏諸親親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嘉庶人安樂太平公主用事班序荒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員外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因近密使幸之徒冒犯憲網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法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來侯家戚里貢獻求媚延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請除租賦之外悉杜塞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建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皆費鉅萬耗盡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每賭之時即不安況敢更為哉又曰先朝葬神大臣或虧君臣之敬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燕欽融帝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沮色臣請凡在臣子皆得觸龍鱗犯

忌諱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祿產幾危西京鄧綰果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為甚臣請書之史冊永為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潛然良久曰此事真可為刻肌銘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

政之初是臣十年一過之日臣敢當謝諸之地天下幸甚又再拜跪舞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公坐於燕公之下燕公讓不敢坐上問對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首坐公曰張說是紫微今復是太廟使臣宰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紫微今太清宮使還居首坐元崇於奏對之間或憶得女長壽持念九天生神章之驗乃捨宰相俸錢一月於太清宮林道場以答元應驗也

王道珂天蓬呪驗

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巴居住當僖宗幸蜀之時但以下篋符術為業行坐常誦天蓬呪每入雙流市貨符卜得錢須與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曉夕有人祈賽是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此妖

異人皆競信祈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無有輒取正視者道珂每因與酒迴歸入廟內朗誦神呪則廟堂之上悄然傍人觀之無不驚駭道珂即日晨雖初叫忽隨擔蒜村人赴市夜行至廟門忽然倒地倉惶之間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嚼咬入廟堂階之下聞堂上有人呵責曰你何得持酒入我廟內念呪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天蓬神呪逡巡却蘇黃綠其時與擊蒜人同行神兵逮其穢臭而不衛其身遂被狐狐擒伏伯擊蒜人去道珂心中想念神呪即狐狐便致害不得既蘇息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內大誦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不獨只解持天蓬呪常讀道經經云天得一以消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聞神呪我知非白馬明神必是狐狸精怪傍附神祠幻感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泊持呪為民除害遂志心朗誦神呪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無光透簾帷唯聞自撲叩吟之聲至明呼喚隣近居人觀之唯見

老野狐二頭并小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已斃自後寂無妖異亦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咒勿得食蒜至甚觸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伏一切鬼神豈止誅滅狐狸小小妖怪矣

王清遠神呪經驗

王清遠世居北邙山下唐咸通年時多疫疾清遠身雖在俗常護氣行藥誦神呪經自稱是嶽山真人遠孫是時天子蒙塵入蜀兵火不息疫癘大行連州而縣飢荒病患衆矣清遠佩授神呪經籙每行符藥救人多不受錢。只要少香油供養經籙鄉人迎請醫療日夕喧聞清遠有弟一人為僧名法超亦持大輪行秘宇始清遠之醫道大亨忽一日冒夜來投止宿階以瓶盛狗血傾於清遠道堂內至二更已來忽聞空中有兵甲之聲頃間法超於牀上如有人拖拽叫喊唯言乞命清遠命燈照之但見以頭自頓地頭面血流至平明不息須臾之間但見兩脚直下如人拖拽奔竄入緜水江內浮屍水上閩市自擊無不

驚歎是知神呪真經實有神將吏兵守護豈容嫉靈庸僧將穢惡之物犯冒所謂為不善於幽暗之中神得而誅之清遠護氣持經除功濟物壽一百七歲辭世之夕閩境皆聞異香仙樂斯亦證道之階階矣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道教靈驗記卷之十一

廣成先生杜光庭集

經法符籙靈驗

何道璋遇上清經驗

何道璋閩州奉國縣天目山道士也戒潔勤五十餘年矣衣食之外所得金帛必崇善古跡締飾宮觀一邑之中連創四觀復修雲臺東峯所至之處克有成績天目山昔有觀宇為野火所焚唯古碑荒殿而已道璋經之營之數年而廊廡周備當門立層樓周環作房室栽植花木間以松檜功用煥然其東北隅巨巖之上時有光景之異因裁松伐去枯枿二裂摧落愈實宛然於壺內得上清洞真寶經七十餘卷紙墨如新異香芬郁將置於殿內一夜有光閃響如神人所衛道璋不敢披讀收藏於函櫃之中旋以繕修未暇別為覽閱忽有客道流請經看之意欲竊去道璋亦疑焉未盡檢與忽晴霽之夜星月皎然雷霆大震人皆惶遽旋風入觀中須臾開朗但覺香氣異常及檢點真經已飛去道璋憂